

一个村庄的64个人

潦寒 —— 著



非外借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一个村庄的64个人

潦寒——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个村庄的 64 个人 / 潦寒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9.1
ISBN 978-7-5594-3015-1

I. ①一… II. ①潦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32592 号

书 名 一个村庄的 64 个人

主 编 潦 寒

责 任 编 辑 万馥蕾 张 黎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64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015-1

定 价 4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：好小说是人性的一面镜子

我们村子后有一条漯河至上蔡的公路，简称“漯上路”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漯上路上跑的车辆不多。每逢秋收，农民将地里打下来的玉米摊在公路上晒，占一半道，另一半走车。

漯上路是双车道，市级公路。小汽车走起来绰绰有余，大卡车会经常因躲行人、双车交会等轧着农民晒的玉米。开始，有的人觉得路本来是走车的，不好意思地将玉米往里拢一拢，给车让道。然而，有的人觉得大卡车轧自己的玉米了，讨人嫌，就将抓钩、铁锹，甚至是铁耙子放在玉米边上警示司机，别轧着玉米了。那时，司机正是“吃香”的职业，大卡车拉的多是煤、水泥、钢材等。大卡车司机虽然很辛苦，但挣钱容易，出手也阔绰，甚至有些公路出现了专门为司机提供色情服务的路边饭店。“十个司机九个坏，一个不坏是‘柴坏’（方言：残废）”俗语的流行，让很多人打起司机的主意。

漯上路晒玉米的农民怎么打司机的主意呢？“猫有猫道，鼠有鼠道。”我们村的狗剩故意将木制的农具放在公路晒的玉米上，大卡车高，木制的铤与玉米的颜色又很相近，司机很不在意地就蹭着玉米边开过去了。“站住！”前面专门有人等着呢。有人拎着铁铤往路中间一站，司机走不了。司机下车，狗剩拿着被轧坏的农具过来和司机讨说法。这种事遇到一起是意外事件，二起是偶然事件，三起五起后司机就知道是讹诈了。那时

候人们没有手机，也没有 110。司机们被几个人围住后根本就不说清楚。“好汉不吃眼前亏。”司机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掏钱走人，算是“花钱消灾”！

虽然年纪小，第一次我也围观，看到司机一脸的愤懑还觉得不可思议，轧坏赔偿，天经地义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……狗剩的木铰能天天被大卡车轧坏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。“咦！狗剩这个苞谷（玉米）季节被轧坏十几把木铰，挣了几百块！”议论中有讽刺的、羡慕的、嘲笑的，甚至是不屑的。但，这并不妨碍“爷们间的情感”。大卡车上有时司机不是一个人，两三个人下来和狗剩理论时，附近晒玉米的人就立即站出来给狗剩帮腔——不论是非，只讲立场。

语言落后于行为。没有“碰瓷”这个词时，这种行为已经屡见不鲜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在书本上学的“纯朴、正直、勤劳、善良”的农民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另一个样子，尤其是明明知道狗剩的“表演”滑稽可笑得不值一驳时，帮腔的人不是义正词严地指出来，而是文过饰非地强词夺理，甚至还能表现出来受到极大委屈的义愤填膺……

现实中充满各式各样的谎言，用什么样的形式将深埋在谎言中的“真实”剥离出来，与现实保持一种文明的距离，从而使自己以超然独立的角度来观察生活，甚至是洞察现实呢？无论是“想当一个好人，结果成了帮凶”以《我们》为题，用诗的形式高度概括，还是以“文学就是回忆，而未来只有在回忆中才能变得更加清晰”真实记录的《故乡在纸上》一书的一版再版，都无法呈现出和我朝夕相处许多年“憨厚、善良与纯朴”的乡亲们复杂、自私、虚伪、猥琐，甚至是荒诞乖张的一面。

“小说是有关人性最透彻深刻的思想，对于人性各形最精妙的描写，最生动丰富的机智幽默，通过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传达。”读到简·奥斯汀的这句话，我豁然开朗：二百多年前，英国的小说家简·奥斯汀就能通过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，以独幕剧的方式写出令世人瞩目的《傲慢与偏见》。而我面对的是生我养我的家乡，无数的非常了解的父老乡亲与形形色色的说不透讲不清的现实，以及真实生活中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呈现出来的问题！倘若我把现实中的真实事件当作创作的素材，又不影响他们的生活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小说以故事的方式表达。这样，既能让我笔下的人物的真实而不为人知的一面现身，又不会伤害到我与家乡的那份感情。

如果我们把生活视为不完美的，小说的价值不仅限于对这种不完美的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的审视，喜怒哀乐的描述，还有对思想传统的洞察，伦理观念的反思，乃至对人性的剖析与群体思维的解构。如同本书中的64个人：有我认识的人，有我了解的人。有听来的故事，有眼见的故事；有几个人的故事捏在一起的，有一个人的经历以不同的侧面打磨成几个故事的。

说到底：故事仅是小说的外衣，精神的真实呈现才是小说的灵魂。

目录

Contents

自序：好小说是人性的一面镜子 / 001

一 乾

傲 / 002

活着 / 006

歧视 / 010

正能量 / 013

普通人 / 017

事不成 / 021

民间智慧 / 026

恶人，恶人 / 030

二 坤

夜 / 036

瓦解 / 041

爷们 / 046

开荤腥 / 050

家教 / 054

打抱不平 / 058

“逼良为娼” / 062

上面来了两个记者 / 067

三 艮

弑母 / 072

致命 / 077

拼死 / 081

口造业 / 085

饶舌 / 089

无赖 / 093

压床 / 098

盖棺定论 / 102

四 离

贼 / 108

大师 / 113

刁民 / 117

老百姓 / 121

凌迟 / 123

多活二十年 / 127

生如鸿毛，死如泰山 / 130

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/ 135

五 兑

疯子 / 140
尊严 / 144
掌权 / 147
冲突 / 152
大义灭亲 / 156
秋后算账 / 160
偷鸡蚀把米 / 164
枪口朝外 / 168
非物质文化遗产 / 173

六 震

狠 / 178
风口 / 182
烧高香 / 186
大人物 / 190
高人 / 194
上访，上访 / 196
是官刁死民 / 200
为人民服务 / 204
当家做主 / 210

七 坎

命 / 216

信主 / 221

学佛 / 225

平信徒 / 230

奇人屁三 / 234

张半仙 / 238

神秘的祭祀 / 243

八 巽

文化人 / 248

死磕 / 252

脸面 / 256

妥协 / 260

羞辱 / 264

马失前蹄 / 268

狗日的事实 / 273

一
乾

傲

付子不服人，是有道理的。

二十年前，我们村在孝武营上过高中的二十余人中，付子的成绩最好。第一年没有考上，转到县城高中复习一年，考上大专应该是瓢盖的。这个节骨眼上爹死了，付子没到县城复习，熬到秋天当兵去了。二十年前，农村的孩子就两个出路，考学或当兵。付子高中毕业去当兵，很多人以为付子当不了军官，士官也稳当。不负众望的付子千里挑一又成为特种兵。那四年的魔鬼训练，付子能飞针穿玻璃、徒手上房……特种兵转业回来，各地的公安局都喜欢要。倒霉的是付子那个连，枪丢了。部队丢枪找不回来，是政治事件，全连复员回家。

很多人说，付子从部队回来后，不会笑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上小学每天从他家门口走，真还没有见他笑过。付子不仅不笑，见人就躲，实在躲不过去了，要么是仰着头，要么扭过脸，碰着了就是不说话。“这球货当兵当傻了，见人连个话都不会说了。”“你要是有他的本事，别说见老百姓不说话，见乡长也不会理球哩！”人们私下里的议论，并没有对付子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。但是，乡村有乡村的办法。付子部队转业就二十二三了，村里没有一个人给他提亲说媒，急得付子娘见人都说：“这孩子心里憋闷哪！”“大家心里也都憋着呢！”乡亲们看不惯什么了，力量大着呢！正当付子娘快要愁死的时候，邻村朱校长的女儿

翠儿主动让人上门提亲，付子的头继续昂着。

有时候，人们吵架是没有原因的，何况是整天憋一肚子不服的付子！翠儿忍一天二天可以，一个月，二个月就难了。更何况一年，二年。儿子刚会学走路时，摔了一跤，翠儿上去扶，付子拦住不让，说让儿子自己爬起来。翠儿非要扶，付子一个甩手把翠儿撂好远。翠儿一跺脚，回娘家了……一走一个星期。付子娘让付子去岳父家，把翠儿叫回来，付子不去。一个月过去了。付子娘骂儿子，是不是想让好好的一个家散了，她捏着绳子要上吊。付子脖子一梗，一头将院墙撞了一个大窟窿，血顺着额头淌了下来。付子娘绳子一丢，再也没唠叨半句……

我去孝武营上高中前，就理解付子的傲了。那时别说高中，上大学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有几个？然而，我上初中时就把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了。二十世纪末，王朔正火得一塌糊涂。“一不小心，写出一部《红楼梦》。”这句话，遭得全民讥骂，其实，这句狂话我也说过，只是大家没有把我当回事而已。后来考上大学，分数勉强被阴差阳错地调剂成物理学，仍觉得自己能成为第二个伽利略。

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。我看着别人不顺眼。其实，别人看着我也不顺眼。文笔好，又学的是天体物理学，毕业后省城却没有我的立锥之地。不想求人，赋闲了半年多，老师实在看不下去，把我推荐到贵州边城的天文观测站。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上十年后，我突然觉得生命之虚无，尤其是晚上借着天文望远镜看着深邃的夜空，相对于那繁星万千，地球可以忽略不计。而人相对于地球，也可以忽略不计！

父亲病重，让我回去，刚进村口，就碰见付子了。十年前，

如果他不主动给我说话，我会视而不见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“付子哥，在这儿闲着呢！”我心里想，大不了他鼻子哼一声，我能接受。“兄弟回来了！”付子满脸堆笑，上前要帮我拎东西。“呀！”我错愕不已。“兄弟！大老远回来了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！”付子不愧是特种兵出身，拎着我的大包像拎一包糠一样，帮我送到家。

我能理解付子的傲，也明白自己如何转变过来的，但是不理解付子是怎么转变过来的。有了这个疑问，自然就有了多接触的想法。恰好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，付子为我父亲的病忙前忙后的。过意不去，我特意给他弄了一瓶五粮液。

“岁月磨人，当年傲视苍生的付子哥，现在也变成绕指柔了。”不管恰当不恰当，我将自己心中的疑问先说出来了。

“不是岁月磨人，而是事磨人！”付子抿一口酒，微笑着说。

“还有啥事让能飞针穿玻璃、徒手上房的特种兵疯了？”我故意装作轻松地开玩笑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付子苦笑了一下。“听咱婶说，你这些年的变化也挺大的。”见我没有再问，付子反问一句。

“我是读书多了，想开了。你的变化……”我们农村有一句，三岁看老。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性格，实际上是很难的。

“前几年，我为了活出个人样来，去山西煤矿挖了几年煤。”

“挖煤？”我没有下过煤井，却读过煤矿作家叫刘庆邦的小说，觉得不至于对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，况且挖煤这个职业从宋朝就有了。

“挖煤第三年，我正想凑个整数干点其他事时，最后一次下井，塌方了。”付子说着，猛倒一口酒，然后又平静地斟上了

一杯。

“塌方？”我听过煤井塌方的事，从来没有见过经历煤井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。“塌方有多可怕？”我好奇地追问了一句。

“比死都可怕！”

“比死都可怕？”看着付子脸上的肉微微地抽动，我想象不出来。

“一下子被砸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但是，几十个人一下子闷在暗无天日的下面了，那种感觉……”

“那种感觉，想起来就胸闷！”随着语境的进入，我一点点地感觉到胸闷。

“不是胸闷，而是无助，比恐惧还要可怕的无助。”

“有多无助？”

“有多无助？几十个人一下子被闷到二百多米暗无天日的井下去，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看着对方。第一，你不能先死，因为死后，你可能是别人的猎物。第二，死后你可能什么也没有，体恤钱也被别人冒领了。第三，你根本没有一点办法不让自己死。既无希望，又不甘心。”

“噢！”我突然想到病重父亲的神情，一点点地感觉到身上发冷。

“在那个极端环境下，那种感受无法形容！”

“是呀！”我被镇住了，也喝了一大口酒！

“多年后，我才能形容出那种感受，像有一万只蚂蚁噬心！”付子说着仰脖将酒喝下后，将手伸进脖子里拉出一个十字架，轻放在嘴上吻了一下。

活着

“锤子去沧州了，揣着斧子去的。”小庙台的三旺眉飞色舞地说。“揣个斧子？拿个枪，他也是软蛋。”富绅闭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。“兔子急了还咬人哩！”三旺说话扯嗓子，脖子上的筋不由自主地又跳了起来。“兔子可是红眼，也有性子。”富绅说完，揣了揣手，不再吭声了。三旺想再接着往下说，见一群人不吭声，自己一时也没词了。

这次，锤子是真红眼了。

九德媳妇茹荷花到街上磨面粉，碰见锤子。“他婶子，你也磨面呀！”锤子给茹荷花打招呼。“磨面！”茹荷花接腔时，表情很不自然。“哟嗬！你俩搭上桥了！”磨面的张国增开玩笑说。“扯哩！”锤子尴尬地呵呵二下。“你别说，一会儿让锤子给你送回去！”一旁的青枣又给茹荷花来了一句。“鳖样！让他给我送回去，除非天下的男人死完了。”本来有些不好意思的茹荷花被青枣这么一将，装作不屑地说。“嘿嘿！”锤子仍没有说什么。“听人说，九德和三姐在沧州生意红火得很。”青枣也不看人的脸色，又接一句。“红火，有一天非死在外面不行。”荷花开始上脸了。“球！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。干脆，你和锤子也合伙算了。他们两个在外面，你们在家里。”国增说着，手里的活没停。“呸！”荷花虽然这次没有说话，但让锤子有些受不了了，

脸由红变黑，由黑又变白。

国增正感觉这个玩笑开得有些过火时，锤子憋出来一句：“他俩在外面合伙做生意呢！”哄一下子，国增与青枣忍不住笑出来了。“没见过你这么死鳖的男人，媳妇给别人跑了，你还装得……”荷花被国增与青枣的笑声激垮了，压抑几年的愤怒找着锤子使出来了。“你！”因为这个事，锤子虽然被人涮过很多次，但没有如此当面羞辱的。“你啥你！你媳妇给别的男人跑了，你还装聋作哑，你是个男人不？”水冲开闸后，关都关不住。这时，荷花怒目圆睁，把一肚子委屈朝锤子倒来。“你也没有管住！”锤子想说九德哩，有些不好意思提。“我是一个妇道人家。我要是男人，早就把他俩给收拾了。”荷花心里真有恨。“哪，哪，哪！”锤子有些结巴了。“哪啥哪！哪有男人指着自己女人的屁股挣钱的。”荷花的压抑爆发出来惊人，话像掷砖头一样，扔了出来。“你！”锤子像被雷击了一样，颤了一下。“你啥你，是男人，就把他俩弄回来。别丢人现眼。你不怕丢人，我还怕呢！”荷花流泪的眼充满了愤恨。“你，你，你等着。他们不回来，我把他们的头拎回来。”锤子忍无可忍的火蹿了上来，把架子车往地上一甩，车上的小麦袋滚了下来。锤子看也没有看一眼，甩手走了，弄得国增与青枣一脸尴尬。

锤子真的揣个斧子去沧州了，到汽车站被工作人员没收之后，就不想去了，怕村里人笑话，硬着头皮去了。离沧州还有一百多里，锤子的气已经全消了。最初，九德和媳妇三姐一起去沧州开饭馆时，锤子真接受不了——自己的媳妇和别的男人一起走了，面子没有地方搁。锤子去沧州找三姐时，九德正在